

往事如昨

班狗

于心亮

1988年,我转到留格中学读书。学校在鹊儿岭,建在一处高坡上。眺望四周,天高云阔,可以看到极远的地方。当时学校刚刚建成,尚没有围墙,同学们上学时从八方而来,放了学便四散而去,都很活泼好动,我很快就有了一帮朋友。

我们学校东边有条大沙河,河水清澈干净,我们经常偷偷跑去洗澡,或者在沙滩上摔跤。有次秋汛发大水,我们站在河边看上游冲下来的庄稼和杂物,一个漂浮的草垛上蹲着一条小狗,朝着岸上“汪汪”直叫。我们向下游飞跑,在石桥上搭起人梯,等草垛漂到跟前的瞬间,伸手把小狗救了下来。

因为这件事,老师先是表扬了我们,然后又狠批了一通,批评我们的冒险行为。但不管怎么说,班里的同学都为我们点赞。大家找了个纸箱子给小狗当窝。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被称为“老顽童”的周伯通天性纯真、不拘小节,深受大家喜爱,男孩子们就给它取名“周伯通”。这样,“周伯通”就成了我们班的班狗,连老师都很喜欢它,上课间隙,也会逗弄一下小狗。

别看小狗小,却跑得很快。上体育课时,我们围着操场跑圈儿,小狗也跟着跑。老师就朝我们喊:“连个小狗也跑不过,你们丢不丢人?”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去追狗。超过小狗的同学特别高兴,超不过小狗的,就会受到嗤笑:“你呀你,连条狗也赶不上!”

后来有一次,外班有两个

同学欺负我们的班狗,我们就把那两个同学教训了一顿。学校让我们班交出带头人并做检查,班上的男生一下站起来一大半。教导主任朝班主任瞪着眼睛,让他看着办。班主任说:“问题在我,是我没有教育好学生,我来做检查。”教导主任气得直瞪眼。

最终,号称“西毒”的李东峰代表我们班在学校大会上做了检查:那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,万里无云,艳阳高照,我、于心亮、张卫东、赵文轩打了八二班的李宇亭和孙晓飞,因为他俩欺负了我们的班狗。我们班的班狗叫“周伯通”。河里发大水的时候,从上游漂下来一个草垛,上面蹲着一条小狗,眼看就要淹死了,生死一线间,被我、于心亮、张卫东、赵文轩奋不顾身、仗义出手、趴在石桥上救了上来。那是一条可爱的小黄狗,我们都喜爱它,李宇亭和孙晓飞却欺负它。是可忍孰不可忍,我们义愤填膺,下课时就把他俩堵在了厕所里。当时,孙晓飞拉肚子,我们耐心等他俩从厕所里出来,然后就摁住他俩并教训了他们。其实,我们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们,可他俩偏偏不知悔改,还扬言要拔我们自行车轱辘的气门芯,我们一听就炸了毛,忍不住跟他俩切磋了一下武功……当时我施展的是蛤蟆功,于心亮用的降龙十八掌,张卫东用的是一阳指,赵文轩用的是弹指神通。团结就是力量,我们四大高手联手,李宇亭和孙晓飞不堪一

击,只能顾头不顾腚地连连向我们求饶……

全校师生听得津津有味,不时爆发出笑声。教导主任看苗头不对,赶紧让李东峰下台。李东峰说:“我还有四页没念完呢。”教导主任说:“没念完也不用念了。”然后宣布:不准在教室里养狗。

散会后,教导主任要了李东峰的检讨书,一边走一边看,一边看一边笑。班主任回教室叹着气说:“不准在教室里养狗,这可怎么办呢?”

不准在教室里养狗,那我们就到教室外面养。李东峰的检查让我们的班狗“周伯通”成了学校的名狗,谁见了都会开心地唤它一声,再也没有人欺负它了。小狗特别乖,不乱叫:我们上课了,它就在教室外老实待着;我们下课了,它就撒着欢跟着我们跑。它尤其喜欢和我们一起上体育课,领着我们跑圈儿,我们谁跑得慢了,它就摇着尾巴朝我们叫……就连教导主任都啧啧称奇。

我们放学了,班狗“周伯通”总是站在教室门口目送我们,眼睛里闪着失落的光。但我们想把它领回家,它却不肯。那个时候学校没有警卫,放了学老师也都走了,没有围墙守护的鹊儿岭中学空空荡荡,“周伯通”就成了学校的义务警卫员,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“汪汪”地叫。有一天,我们发现它的腿瘸了,脑袋上还有伤,便断定是坏人来过。果然学校财务

室的窗户被扒开了一条缝,若不是班狗“周伯通”的咬叫,学校肯定会受到损失。

秋天学校开运动会,我们班得了团体第一,各种运动项目都获得了名次,尤其是我和李东海等同学组成的百米接力,还破了校运会纪录。班主任把我们获得的奖牌一个一个挂在脖子上,挺着胸脯在主席台前走过来走过去,走了好几圈儿……教导主任也夸我们,但我们知道,这是班狗“周伯通”的功劳,要没有它的陪练,我们哪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?

深秋,有个大叔到学校食堂送大白菜,看到班狗“周伯通”,就尝试着唤了几声,它竟然摇着尾巴朝他跑过去,还直蹦高儿。大叔摸着小狗头说:“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,没想到你还活着呢!”我们这才知道,原来送菜的大叔是小狗原先的主人。我们虽然都很舍不得它,但还是让大叔把它带走了。下课时,我们再也见不到“周伯通”,再也听不到它的叫声了,心里空落落的。

过了好久,有一天,我们突然听到“周伯通”那熟悉的叫声,循声望去,只见它正站在教室外朝我们摇尾巴呢。原来大叔又来送菜了,顺便把小狗也带来了。大叔说:“这小家伙跟你们有感情了,回去以后吃食很少,成天蔫头耷脑的,我一想,干脆还是把它带回来吧!”我们都开心地大叫,惹得教导主任皱着眉头走过来,他以为我们又在班上捣乱呢!

饮馔琐记

打凉粉

王金波

今夏的海阳可谓热浪滚滚。面对酷暑,我家准备了诸如绿豆、雪糕、凉茶、酸梅汤等各种避暑饮食。或许是年龄的原因,我却独独怀念小时候老家村街上叫卖的地瓜凉粉儿。

老家的凉粉是用地瓜淀粉制成的,绝无任何“科技与狠活”的添加剂。

将一份地瓜淀粉倒入盆中,加入半份水浸泡搅拌,让其充分吸水变软成糊状。在锅中倒入适量水,烧开后转中小火。将泡好的地瓜淀粉搅拌均匀无结块,用筷子一边搅拌一边慢慢地倒入开水中。

制作凉粉的过程中,全程用中小火并一直不停地连续搅拌,防止糊锅和粘连。搅拌至地瓜淀粉糊变成透明状时即可关火。准备一个盆子,加入一点点凉水,然后迅速将透明的地瓜淀粉糊倒入盆中,放在室温下自然放凉使其凝固。

做好的凉粉跟皮冻一样软糯,拍一下就颤颤巍巍的。将凉粉分割成块放在凉水里浸着,食用的时候捞起一块,切成指头粗的条状,捣点蒜泥加上少许酱油和香醋,讲究一点的再撒点香菜末会更起味儿。夹起一块凉粉送入口中,鲜香甜糯入口即化,舒爽而清凉。

凉粉虽然廉价且制作简单,但因为需要用到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,做多了天热放不住,做少了又不值当,许多人家嫌麻烦都不愿意做。有头脑活泛的乡亲便做好了凉粉,盛在水筲里用凉水浸着,或用小车推或挑着挨村叫卖。每到一个村,都要到井里换一下水,以保持凉粉的清凉口感并防止变馊。

那时候的农村,家家户户大多拿不出现金,聪明的乡亲便想出用地瓜干、麦麸子、苞米等以物易物交换凉粉,这样,买卖双方既方便又互利,各得其宜。

小时候,每逢大热天,当街上传来“凉——粉——喽”的叫卖声,我便让母亲用葫芦瓢装上些地瓜干出去换几块凉粉。凉粉拿回家,舀些井里的凉水浸泡着。母亲喜欢剁个绿辣椒放在调料里,灰蓬蓬的凉粉配上翠绿的剁椒,好吃又好看。下地回家的父亲,一碗凉粉下肚,又解暑又饱腹。

1975年的《鲁迅全集》

孙文华

1975年的一天上午,是个星期天。同学老三拿着一个旧纸箱,兜里揣着跟他爸爸要的40元钱,喊我跟他一起去县城新华书店买《鲁迅全集》。

老三一家是从云南迁过来的,住在机械连营房西院的四间平房里。他爸是师级干部,家里订有《参考消息》。他一人校就跟我同班,我们很快便成了死党。

拥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,是我们积蓄已久的愿望。从小学到高中,我们学了鲁迅先生的很多诗文,像散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旧体诗《自嘲》、小说《一件小事》和《药》、

杂文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……先生的文笔和高尚的品格,都让我们崇敬和仰慕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虽然物价低廉,但各种商品都很匮乏,书店里的名人名著更是难得一见。那时候人们的收入也很低。有一回,老三和我在县城唯一的书店里“点货”,竟意外地发现,在书架最高层,整齐地排列着一套崭新的《鲁迅全集》。老三问了一下价格,店员爱搭不理地说:“三十九元。”

“这么贵啊!我听了不由得伸了一下舌头。店员的脸上似乎也写着不屑:怎么样,买得起吗?

从书店出来,老三说:

“咱们买一套吧,到时咱俩看。”我赶忙说:“我们家可没钱哈。每次买猪肉,我妈只给我五毛钱,还千嘱咐万叮咛地要我买点肥的。”老三大包大揽地说:“钱的事你就甭管了,我跟我爸要。”

不知道老三用了什么法子,也不知他跟他爸磨了多少嘴皮子,过了一个多月,他便兴冲冲地来喊我去买书。到了书店,老三底气十足地说要买《鲁迅全集》,店员说:“那书可老贵啦,你有钱吗?”老三说:“有,我爸给的。”说罢,他小心翼翼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纸

币。谁知那人竟然板起脸,说:“有钱也不能卖给你!这套书是专门留给宣传部的。”他的话像一瓢凉水浇到了我们俩的头上。

乘兴而来败兴而归,这件事让老三和我耿耿于怀了好一阵子。两年高中毕业后,老三参加了工作,我去农村插队。他后来买没买《鲁迅全集》,我没问过。但几十年来,我几乎读遍了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,也买了很多版本的书。就在前几天,我又网购了一套《鲁迅经典全集》,不知不觉,学习鲁迅已成为我毕生的乐事。